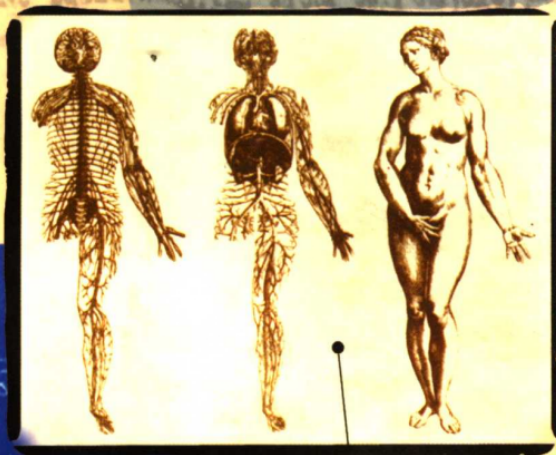


阅读身体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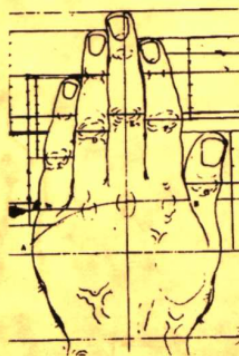
身体思想

BODY THOUGHTS



[美] 安德鲁·斯特拉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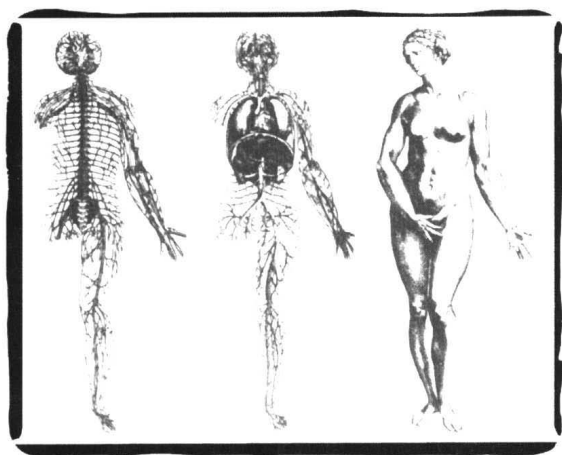
王业伟 赵国新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身体思想

[美] 安德鲁·斯特拉桑 著
王业伟 赵国新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思想/[美]斯特拉桑著;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6

ISBN 7-5313-2106-8

I. 身… II. ①斯… ②王… ③赵… III. 身体-文化人类学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448 号

Body Thoughts

Copyright © 1996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1 千字 印张:9¼ 插页:2

印数:1—5 000 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单瑛琦

封面设计:王复冈

ISBN 7-5313-2106-8/G·137 定价:18.50 元

编者的话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身体是一个问题,迷人而深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身体,并且天天都遭遇他人的身体,但是,这不表明我们对身体有充分的认识,比如身体与肉体是一回事吗?人们通常把身体(Body)当作肉体(Flesh),仅就思想而言,这是对身体的降格。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民族与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随历史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区分出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仅当身体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因此肉体只是身体的一个层面,一个基础的层面。

身体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被自然、社会与文化构成的。人类的身体形象、身体经验和身体知识都受制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形态,因此,身体有一部历史,而非一成不变,米歇尔·费尔(Michel Feher)主编的三卷本《身体史话》便是这一思路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构成世界的原型。人类从远古时代起便以自己的身体为原型去构想宇宙的形态、社会的形态、乃至精神的形态,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中把它概括为原始心智的普遍规律,在文明世界里它依然以诗性智慧的方式积极地运作着。梅洛·庞蒂创立了以身体为基础的

存在现象学,诠释了身体在世界构成中的奠基作用,从此提升了身体在当代思想中的地位。今天,我们可以说,缺乏身体范畴和体现逻辑(an embodied logic),我们就无从把握周围的世界。

我们编辑“阅读身体”系列有两个目的:一是集中译介一批有分量的身体研究的学术著作,把身体这个课题介绍到中国来。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的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文化研究、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等都把它作为主要课题。希望选入的这些见解独特、角度新颖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视域,催生我们自己的身体研究;二是不忍坐观今日的身体实践,这个消费社会只知道作为肉体的身体,无视身体的更高层面,对身体极尽贬损之能事,身体几乎沦为性和商品的消费机器。在步入新世纪之际,我们理应重审自己的身体知识,淘汰陈腐的身体观念,用更深厚的思想建设健康而美丽的身体。

“阅读身体”系列的顺利进行受惠于诸多师友同道的帮助,尤其是得到了思想家刘小枫教授的悉心关照,在此,我和读者一道向他们表示感谢!然而,囿于编者的学识,以及时间的匆促,缺欠在所难免,恳望四海专家、广大读者多批评,献良策,把这个系列办好。

周荣胜

1998年10月,北京

致 谢

1987年,我来到匹兹堡大学,决定开始讲授医学人类学。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多年的田野工作中,我萌发了对这个人类学分支领域的兴趣,这种兴趣很快就扩展到了身-心关系这个一般性问题上。后来,我增开了一门有关身体人类学的课程。此后,1992年,就逐渐形成了本书的思想。我要特别感谢乔伊斯·哈里森(Joyce Harrison)(现在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密歇根大学的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教授以及雷蒙德·凯利(Raymond Kelly)教授,在他们友好的帮助下,密歇根大学接受了简短的初步计划。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托马斯·马伦(Thomas Mullane)、凯塔·奇拉格(Kata Chillag)、戴维·赫金斯(David Hudgens)以及艾比·马戈利斯(Abby Margolis)以各种方式为我提供了帮助。作为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生助手,他们成功地为我做了许多工作(承蒙艺术和科学系主任办公室的准许)。书稿的最终定稿得益于1994年秋天在我的身体人类学课堂上的讨论,参加这次讨论的有:Jill ThomasGrannan、Satsuki Kawano、Joan Leach、Abby Margolis、Lisa Murphy、Tamiko Noll、Jo Recht 和 John Traphagan。感谢加布里埃尔·斯蒂曾霍费克(Gabriele Stürzenhofecker)博士参加了对多瑙人材料的讨论;第七章主题

的观点我得益于卡莱尔·格洛瑟尔(Caryle Glosser)博士,也得益于在苏格兰举办的1994年以“意识问题”为主题的ASA会议的与会者。这一章也曾被Routledge出版社编入安东尼·科恩(Anthony Cohen)和奈杰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主编的ASA专题论文系列出版。我还要照例感谢帕蒂·佐格兰(Patty Zogran),她不辞辛劳地工作,为手稿打字并校阅手稿。帕梅拉·斯图尔特(Pamela Stewart)博士帮我校对并编制了索引。

本书完稿后还收到了一份匿名读者写给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的极富洞察力的书评。的确,与以往遇到的许多情况不同,我发现自己完全赞同这位读者的建议,承认他所列出的本书的缺陷。我曾试图对其中一些评论作出简短的反应,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如接纳所有的建议将意味着不恰当地延长这项工作。我希望在此承认我的论述中的一些遗漏:女性主义者对身体的兴趣和理论;福柯的著作,尤其是《性史》以及通常意义上的性;对弗洛伊德和拉康恰如其分的赏析和评论,而不是像在本书中这样一带而过;以及对从赫伯特(Hubert)和莫斯(Mauss)一直到马林洛夫斯基(Malinowski)、里奇(Leach)、塔姆巴(Tambiah)的魔法理论的充分讨论。我担心恰当地讨论这些题目将需要再多增加四章的篇幅,这是不现实的(对某些问题的论述见克里斯·席林(Chris Shilling)的著作《身体和社会理论》)。所以,我将本书交付出版,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书中的主题几乎可以无限地展开,处理这一问题时任何一次的结束,都是出于暂时的实用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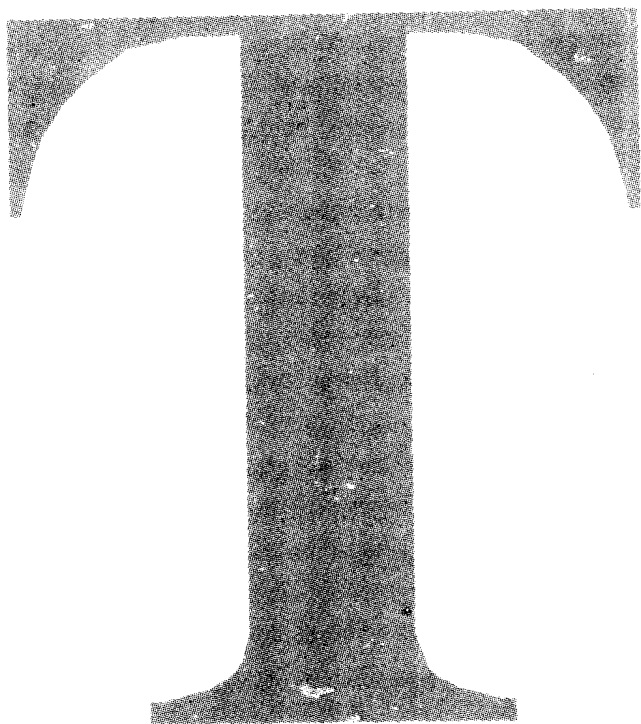
目·录

编者的话

导言	1
第一章 社会身体:莫斯和道格拉斯	13
第二章 习惯还是习性? 记忆、身体和变化的各种理论	33
第三章 精神、身体和灵魂	53
第四章 吸引人的身体	83
污染、丰饶和权力	
怀孕理论和生命周期	
皮肤及其能力	
皮肤、装饰和衣服	
第五章 受威胁的身体	139
吉米人:物质逻辑和精神行动	
向体液范畴的过渡:格诺人中的“血”	
育普诺人:热、冷和凉	
乌利人的血液观念:性化的宇宙	
呼吸,灵魂和精神:乌利人和麦尔帕人	
在多瑙人中移位的疾病	
悖论与变迁的挑战	

第六章	生物医学身体:科学与性属的构形	181
第七章	迷狂和信仰治疗	199
	特米亚人:吹入 kahyek	
	瓦那人萨满:开放隐藏领域	
	丁家奴人:“不寻常的病”和内部的风	
	梅奥特人:体现和客观化	
	不同世界的联合,人的分裂:宋该人	
	霍弗里亚蒂人:女性的封闭和魂灵的泄露	
	心-身信仰治疗、迷狂和体现概念	
第八章	体现	231
	作为范式的体现:五旬节实践	
	“身体”和“隐喻”:一个基本的结合	
	体现和认知:制定	
	体现和模仿	
	体现:概念范式还是启发工具?	
	作为分析概念的体现	
参考文献		266
译名对照表		

导 言



本书的写作灵感源于玛格丽特·洛克和南希·斯切珀-休斯的论文“精神性的身体”(“Mindful body”[1987]),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所在领域的经典之作。我所关注的是将这篇文章蕴涵的思想推广到民族志(ethnographic)和其他一些专题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它会有助于重新说明与健康、病痛(illness)、人观(personhood)、能动作用(agency)的概念以及与社会文化系统变迁过程有关的一些问题。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思路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本研究专著。

在西方知识话语中讨论洛克和斯切珀-休斯提出的问题时,人们以往经常引用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本人和受到笛卡尔影响的著作,以他对灵魂(或“精神”,对把这两个概念的等同起来的解释见下文)和身体在类型上的绝对差异作为研究的前提。尽管从欧洲知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有益的观点,因而要想理解置身于各种欧洲传统中的学者如何探讨一系列世界文化的概念,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有必要认识到:无论就历史还是就跨文化而言,以笛卡尔范式为出发点都是武断的。确实,选择不同的出发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研究欧洲文化以及全球其他文化时摒弃笛卡尔的观点。

事实上,这一目标已经成为洛克和斯切珀-休斯宏大事业的基础。他们关注的是重新确立澄清精神-身体关系的理论,以此突出身体本身的概念。后来许多研究者秉承了这种策略方针,结果“体现(embodiment)”这一术语已成为文化分析的主要概念(例如,

Csordas 1990)。然而,正如体现这一术语以及洛克和斯切珀-休斯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仅仅从笛卡尔式二分法的一端(即精神)转移到另一端(即身体)而不对二分法本身提出质疑,这是远远不够的。确切地说,这种二分法的形式或明或暗地受到一些概念的挑战和替代,这些概念强调假定的精神特征和身体特征之间的交叉、渗透,结果产生了各种各样整体性形式,它们表达出类似于先前的社会学术语,诸如个体(the individual)或个人(the person)中包含的意思。那么,采用一套以“体现”为中心的新术语我们会有何收益呢?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有说服力地使我们注意到人类状况的基本特征和派生特征。“个体”或“个人”这类术语具有某种抽象的语气或所指。属于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这种哲学同权利、身份以及在精神和法律上奠定基础的意愿和自我界定的趋向相关,与此相反,体现则使我们想到人们彼此具体的此时此地的存在,以及人们借以互相交往的感觉与情感的完整整体(见 Seremetakis 1994)。

洛克和斯切珀-休斯再次激发了社会思想中的整体论(holism)。在这种整体论中,他们的出发点“假设身体同时是一种物质性和象征性的人造物(artifact),既是自然产物又是文化产物,并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1987,7)。在此我们必须思考一下“同时”意味着什么?实质上,他们认为,身体是一种承载着各自独立的意义和特征的分离的实体。这样,令人感兴趣的不仅在于知道这些各自独立的方面是什么,而且,也许更重要的在于它们如何互相联系或互相影响。他们区分出了三个层次的“身体”,分别意味着使用物质性身体形象作为指涉中心的再现和实践的三个语义领域,这三个层次的“身体”是:个体的身体,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身体;社会身体,在玛丽·道格拉斯先前使用的意义上指把身

体形象(imagery)作为一种描绘社会关系的手段加以使用;“政治身体”(body politic),指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来规范物质性身体(1987,7-8)。

很显然,这个分类表可根据说明的需要进一步扩大或压缩。在某种象征意义上,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部分重叠,因为社会经常有强制性的一面,因而也就具有政治-法律的一面,而且,影响的实际效果最终总是被个体的体验身体感受到。例如纹身,能被以某种方式感觉到或体验到;它们可以再现社会价值观;它们可能被限制或强加在某一社会阶级或某一社会类型(social class or category)之上(见 Gell, 1993)。不仅如此,在这三个层次上,身体都是“精神性的(mindful)”。它们之间可能会相互支持,也可能会相互干扰。

但是说身体是“精神性的”意味着什么呢?按照笛卡尔式的思考方式,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它的意思是精神影响着身体,但这样一来我们又将回到笛卡尔式二分法的起点上来。相反,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习惯使用的现实的基本概念,尤其是西方生物学中的基本概念必须被重新反思。笛卡尔认为灵魂/思想不具有物质的广延性(res non extensa)却具有思维能力(res cogitans),而身体只有物质的广延性却不具有思维能力,很明显,他确立了一个物理的或物质的领域,它可作为一种“物(thing)”被客观地认识,被灵魂/思想的先验能力研究。而后者在他的使用中始终是神秘莫测的,因为灵魂/思想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物质性的才是既真实的又是能观察到的,因而才能成为科学恰当的源泉。能观察到的现实成为纯粹物质性的。这样就强调了造成包括疾病状况在内的事物的直接物质性原因。当然,这种思维模式的出现要早于笛卡尔。洛克和斯切珀-休

斯就引述过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传统和在疾病和灵魂(psūchē)问题上属于唯物派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著作。但是,笛卡尔对概念的安排大大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具体化了(与古希腊流行的早期思想形式一致[见 Onians 1954; Padel 1992])笛卡尔为神学保留了灵魂,而为科学保留了身体(Lock 和 Schepers-Hughes 1987, 9),这样,他巧妙地脚踏两只船,又符合自己作为天主教徒的身份。但由于生物学和生物医学的发展,人们往往忽略身体状态中精神的那一面。

在理解一些被归类为“精神病”的现象时,一个问题随之产生了。如果这种现象是“精神性的”,人们就无法直接研究它们。但它们又确实伴随着无可否认的“在那里存在”的身体状态。事实上,精神病难题纯粹是我们可称之为“宗教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笛卡尔式的和解”的产物。一旦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身体状态都存在着一种精神要素,而同样,所有的精神状态都存在着身体因素,那么,精神病和其他病痛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可见,从精神性的身体这一概念中我们能获益匪浅。

正如吉纳维夫·劳埃德(1984)所论证的那样,在关于精神和身体的欧洲哲学思想中,还隐含有另外一种性属的因素。“精神”有时被等同于理性与文化的男性领域,而“身体”则等同于情感与自然的女性领域。前者明显被再现为高于后者(另见 MacCormack 和 Strathern 1980; Schiebinger 1993)。这种范畴的合并不大可能纯然是哲学家们自己思想的结果,相反,它更可能出自于盛行的大众的或宗教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有意或无意地进入哲学家的思想中。笛卡尔本人并未作出这些明确的联系,但他将灵魂从身体中绝对分立出来,这样做不仅有可能使理性的、理智的领域分离于实践的、体现生活(embodied life)的领域,而且有可能夸大嫁

接在精神与身体二分法之上的男性-女性的二分法。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种意识形态嫁接行为在文化上不一定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尽管它或许在其他文化中有广泛的类似情况。然而这种思想的意识形态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仍能在流行的欧美文化中见到。比如,人们认为只有女人才适于流露感情,而称男性是具有理性的,他们应保持“咬紧牙关”的坚强形象(Lutz 1988)。

根据劳埃德的观点,笛卡尔从柏拉图那里获得了某些灵感,柏拉图理想化地认为纯净和精练的思想是真正知识的起源(epistēmē)(Lloyd 1984,47)。这种知识论也易于把宗教和科学统一起来。例如,笛卡尔认为理智是把人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尽管人们认为上帝既创造了精神(或“灵魂”)又“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肉体(见 Hanson 1979)。通过另一种方法,清除了身体中所有灵魂的残余,放开了科学家的手脚,使他们把身体当成一种物质性的事物来观察,从而促进了实验生物学的发展。可是,笛卡尔的二分法同样可能意味着禁止任何通过经验方法“研究”灵魂的尝试。

笛卡尔自己的事业是复杂的,后世往往有选择地引为证明神学、哲学和科学深一层事业正当性的依据。在人类学方面,他的著作作为生物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它维护了一种实际上以上帝为中心的、精神凌驾于事物之上的等级制度。他认为灵魂不具有物质广延性的观点把灵魂的概念从任何试图以物质手段对其进行研究的企图中解救出来,并且使其仅仅成为思想沉思的可靠对象。很难说他从何处获得这种观念,因为在大多数宗教体系中,无论如何玄妙灵感都被赋予某种物质性存在方式。与此相似,他把灵魂与精神模棱两可混为一谈的做法也不能同讲德语和英语的思想传统完全对应,而是属于法语及其明显将 ame(源于拉

丁语 *anima*) 和 *esprit* (源于拉丁语 *spiritus*) 等同起来的做法 (见 Parkin 1985, 149)。评论家如果忽视了这一语义竞技场 (*semantic arena*) 中不同的欧洲语言之间的意义差异, 就可能有使相关的问题混乱不清的危险。

对于笛卡尔和后来所有的笛卡尔主义者来说,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鉴于精神与身体的绝对差异和彻底分离, 该如何解释思想和身体之间的合并? 笛卡尔以某种方式在头部找到了一个灵魂/精神的种族定位点 (*ethnolocation*)。因为他认为灵魂和身体互相作用 (*interaction*) 之处是松果腺。朝向物质化的这一个小小姿态导致了沿这一方向对这些联系更为彻底的认识和探索, 如现在在精神神经免疫学 (*psychoneuroimmunology*) 这一标题下所进行的认识与探索, 但对笛卡尔来说, 这种姿态就够了。他似乎不想将其贯彻到底, 也许原因就在于这样做会动摇他整个先验立场的基础。

在医学人类学中, 笛卡尔思想具有负面意味, 比如, 在洛克和斯切珀-休斯的陈述中认为它成为机械唯物论的生物医学背景根源。在历史上这是否符合他自己的真正目标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正是伴随着这一历史的轨迹的插入, 医学人类学家不得不据理力争, 并在这一过程中, 沿着洛克和斯切珀-休斯所坚持的理论方向重新创造身体人类学。在一本名为《给身体以其应有的地位》的文集中, 阿尔伯特·A·约翰斯通 (Albert A. Johnstone) 重新收录了笛卡尔和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的通信, 继续进行他们的事业 (Johnstone 1992, 16 以后)。约翰斯通进一步将灵魂和“自我”等同起来, 这个举动潜伏着一种混乱, 尽管这可能是他的论证所必需的。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证明伊丽莎白向笛卡尔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 而且, 如果他恰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的话, 他本可以与自己的理性认识价值观更密切地保持一致。约翰斯通的目标是把笛卡